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三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馮曰琮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三十六

唐 釋道世 撰

至誠篇第十九之餘

求果部

如禱寶藏經云佛法寬廣濟度無涯至心求道無不獲
果乃至戲笑福不唐捐如往昔時有老比丘年已朽邁
神情昏塞見諸年少比丘種種說法聞說四果心生美

尚語少比丘言汝等聰慧願以四果以用與我諸少比丘嗤而語言我有四果須得好食然後相與時老比丘聞其此語歡喜即設種種餽膳請少比丘求乞四果少比丘食其食已更相指麾弄老比丘語言大德汝在此舍一角頭坐當與爾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如語而坐諸少比丘即以皮毬打其頭上而語之言此是須陀洹果老比丘聞已繫念不散即獲初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雖與爾須陀洹果然其故有七生七死更移一角次

當與爾斯陀舍果時老比丘獲初果故心轉增進即復
移坐諸少比丘復以麈打頭而語之言與爾二果時老
比丘益加專念即證二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已
得斯陀舍果猶有往來生死之難汝更移坐我當與爾
阿那含果時老比丘如言移坐諸少比丘復以麈打而
語之言我今與爾第三之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信受
倍加至心即時復證阿那含果然故於色無色界受有
漏身無常遷壞念念是苦汝更移坐次當與爾阿羅漢

果時老比丘如語移坐諸少比丘復以皮毬撿打其頭而語之言我今與爾彼第四果時老比丘一心思惟即證阿羅漢果得四果已甚大歡喜設諸餚饌種種香華請少比丘報其恩德與少比丘共論道品無漏功德諸少比丘發言滯塞時老比丘方語之言我已證得阿羅漢果已諸少比丘聞其此音咸皆謝悔先戲弄罪是故行人宜應念善乃至戲弄猶獲實報況至心也又禰實藏經云若人求道要在精誠相感能獲道果如往昔時

有一女人聰明智慧深信三寶常於僧次請二比丘就舍供養時有一老比丘次到其舍年耆根鈍素無知曉時彼女人齋食已訖求老比丘為我說法獨敷一坐閉目靜默時老比丘自知愚闇不知說法趣其睡眠棄走還寺然此女人至心思惟有為之法無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即獲初果既得果已求老比丘欲報其恩此老比丘審已無知棄他走避倍更慙恥復棄藏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方自出現女人於時具論上恩來蒙

得道果故齊供養用報大恩時老比丘以慙愧故深自
剋責即獲初果是故行者應當至心若至心者所求必
獲

濟難部

如僧伽羅刹經云昔者菩薩現為鸚鵡常處于樹風吹
彼樹更相切磨便有火出火漸熾盛遂焚一山鸚鵡思
惟猶如飛鳥軀止于樹故當反復起報恩心何況於我
長夜處之而不滅火即往詣海以其兩翅取大海水至

彼火上而灑於火或以口灑東西馳奔時有善神感其
勤苦尋為滅火又智度論云昔野火燒林林中有一雉
勤身自力飛來入水以水灑林往返疲乏不以為苦時
天帝釋來問之言汝作何等答曰我救此林愍衆生故
此林蔭育處居日久清涼快樂我諸種類及諸宗親皆
悉依仰我有身力云何不救天帝問言汝乃精勤當至
幾時雉言以死為期天帝言誰為汝證即自立誓我心
至誠信不虛者願火即自滅是時淨居天知雉立誓即

為滅火始終常茂不為火燒

故經云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其言驗矣

頌曰

志誠抱冰雪暮齒迫桑榆太息波川迅悲哉人代拘歲
聿皆採獲冬晚懼嚴枯精誠求施戒忍精定慧眸結侶
同共遠勝地心相符商人不顧死羅刹未能逾求寶竭
大海神怖捧明珠寄言求道者立志菩提株

感應緣

詳夫古今無間道俗但有至誠克必感徵但列外中有三内中十一内外合說畧述一十四驗

晉明帝殺力士含玄

楚熊渠夜行射石

楚千將莫耶藏劍

宋韓馮妻康王奪

宋伏萬壽念觀音

宋顧邁念觀音

宋沙門慧和念觀音

宋韓徽念觀音

宋彭子喬念觀音

趙沙門單服松吞石

唐董雄念觀音

唐沙門道積諫志

唐沙門法誠誦經驗

唐比丘尼法信經驗

晉明帝殺力士含玄玄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斫之必
令即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始絕
尋後見玄絳冠朱服赤弓丹矢射之持刀者呼曰含玄

緩我少時而死

右一出
宛菟志

楚熊渠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鏃羽下
視知其石也射之矢摧無跡漢世復有李廣為右北平
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為之
開況人乎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也夫
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

楚干將莫耶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其劍
有雄雌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為王作劍三年乃
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

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楚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雄雌雌來雄不來王怒誅殺之莫耶子名赤比後壯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望南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楚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欲報讐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

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耶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為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楚王大喜客曰此乃是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蹕出湯中躡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墮湯中客亦自擬已頸頭復墮湯三首俱爛不可識別分其湯

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宋時大夫韓馮娶妻而美康王奪之馮怨王囚之論為城旦妻密遺馮書繆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馮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因投臺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妄利其死願以屍骨賜馮合葬王

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塚相望也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
使塚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梓木生於二塚之
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以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
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上晨夜不去交頸悲鳴音聲
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
也今睢陽有韓馮城其歌謠至今存焉

右三出
搜神記

宋伏萬壽平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為衛府行參
軍假訖返州四更初過江初濟之時長波安流中江而

風起如箭時又極暗莫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勤至唯一
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息俄爾與船中數人同覩北岸
有光狀如村火相與喜曰此必是歐陽火也迴舳趣之
未旦而至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然火者方悟神力至設
齋會

宋顧邁吳郡人也奉法甚謹為衛府行參軍元嘉十九
年亦自都還廣陵發石頭城便逆湖朔風至橫決風勢
未弭而舟人務進既至中江波浪方壯邁單船孤征憂

危無計誦觀世音經得十許徧風勢漸歇浪亦稍小既而中流屢聞奇香芬馥不歇邁心獨嘉故歸誦不輟遂以安濟

宋沙門慧和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宋義嘉難和猶為白衣隸劉胡部下胡嘗遣將士數十人值諜東下和亦預行行至鵲渚而值臺軍西上諜衆離散各逃艸澤和得竄下至新林外會見野老衣服縷敝和乃以貌整袴褶易其衣提藍負擔若類田人時諸游軍捕此散諜視

和形色疑而問之和答對謬畧因被笞掠登將見斬和
自散走但恒誦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祈懇彌至既而
軍人揮刀屢跌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
成精業

宋韓徽者未詳何許人也居於支江其叔幼宗宋末為
湘州府中兵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東下湘
府長史庾佩玉阻甲自守未知所赴以幼宗猜貳殺之
戮及妻孥徽以兄子繫于郡獄鐵木竟體鉗梏甚嚴湏

考畢情黨將悉誅滅微惶迫無計待斯而已微本嘗事
佛頗諷讀觀世音經於是晝夜誦經至數百徧方晝而
鎖忽自鳴若燒炮石瓦爆咤之聲已而視其鎖雖然自
解微懼獄司謂其解截遽呼告之吏雖驚異而猶更釘
鑼徽如常諷誦又經一日鎖復鳴解狀如初時吏乃具
告佩玉玉取鎖詳視服其通感即免釋之徽今尚在勤
業殊至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子沈文龍

建元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經出家未雖還俗猶常誦習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計唯至誠誦經至百餘徧疲而晝寢時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卧有湘西縣吏杜道策亦繫在獄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雙白鶴集子喬屏風上有頃一鶴下至子喬邊時復覺如美臚人形而已道策起見子喬雙械脫在脚外而械雍猶在焉道策驚視始畢子喬亦寤共視械咨嗟問子喬有所夢不喬曰不夢

道策如向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必已尚慮獄家疑其欲
叛乃解脫械雍更著經四五日而蒙釋放琰族兄璉親
識子喬及道策聞二人說皆同如此

趙沙門單或作善字道開不知何許人也別傳云燉煌
人本姓孟少出家欲窮栖巖谷故先斷穀食初進麵三
年後服練松脂三十年後唯時吞小石子石子下輒復
斷酒脯雜果體畏風寒唯噉椒薑氣力微弱而膚色潤
澤行步如飛山神數試未曾傾動仙人恒來意亦不耐

每齧蒜以却之端坐靜念晝夜不眠久住抱罕石虎建武二年自西平迎來至鄴下不乘舟車日行七百餘里過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彌年十三四行亦及開既至居于昭德佛圖服縷麻敝背胫恒袒於屋內作棚閣高八九尺上織管為帳禪于其中絕穀七載常御雜藥藥有松脂茯苓之氣善能治目疾常周行墟野救療百姓王公遠近贈遺累積皆受而施散一毫無餘石虎之末逆知其亂乃與弟子南之許昌昇平三年來至建業復適

番禺住羅浮山陰卧林薄邈然自怡以其年七月卒遺
言露屍林裏弟子從之陳郡袁彥伯興寧元年為南海
太守與弟穎升登遊此岳致敬其骸燒香作禮

右六驗
出冥祥

記

唐貞觀年中有河東董雄為大理寺丞少來信敬蔬食
十年至十四年中為坐李仙童事主上大怒使侍御常
琮鞠問甚急因禁數十人大理丞李敬玄司直王欣同
連此坐雄與同屋囚鎖專念普門品日得三千徧夜坐

誦經鎖忽自解落地雄驚以告欣欣等共視鎖堅全在
地而鈎鎖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其夜監察御史張守一
宿直命吏闕鎖以火燭之見鎖不開而相離甚怪又重
鎖紙封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五更中鎖又解落有聲
雄又以告欣等至明告李敬玄視之封題如故而鎖自
相離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為胡神所
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
為大聖也時欣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遍晝鎖解落視

之如雄異其事臺中內外具皆聞見不久俱免

右一驗
出冥報

拾遺

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河東安邑縣人也俗姓相里名
子才既蒞玄門更名道積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苗裔
矣昔子產生初執拳而出啟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
而氏焉父宣恢廓有大志用好學該富宗尚嚴君積早
習丘墳神氣爽烈博通經論大小洞明成匠道俗並潤
朱藍結宗慈訓遠近通洽而深護煩惱重慎譏疑尼衆

歸依初不引顧每謂衆曰女為戒垢聖典常言佛度出家損滅正法尚以聞名汙心況復面對無染且道貴清顯不參非濫俗重遠嫌君子攸奉余雖不逮請遵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沒齒未登參謁諮請不聽入室斯則骨梗潔已清貞高蹈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滿初初於普濟寺創營大像百丈萬工纔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早逝鄉邑耆艾請積繼之乃惟大像造之未成也引七寶而崇樹之修建十年雕裝都了道俗慶賴

欣喜相并初積受請之夕寢夢崖傍見二師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寤惟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財施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即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彌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蒲坂之陽高爽華博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奕相臨園磴田蔬周環俯就小而成大咸積之功撝空樹有皆積之力而敝衣蔬食輕財重命普救殷贍退靜歸閑為而不恃即處幽隱天懷抗志頓

絕人世不令而衆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僕射裴玄寂寵
居上宰欽其令聞頻贈香衣刺史杜楚客知人之重造
展求法其感動柔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癰閉河東道
守堯君素鎮守荒城偏師肆暴時人莫敢竊視也欲議
諸沙門登城守固敢諫者斬玄素同憂無能忤者積憤
歎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盛衰法無隆替天之
未喪其文斯在且沙門塵外之賓迹類高世何得執戈
擐甲為禦侮之卒乎遂引沙門道邈神素等歷階厲色

而諫曰貧道聞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若生
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可甘心計城之存亡公之
畧也世之否泰公之運也豈在三五虛怯而能濟乎昔
者漢欽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千木舉國大治今欲拘繫
以從軍役反天常以會靈祇恐納不祥之兆耳敢布腹
心願深圖之無宜空肆一朝自傾於後為天下笑也貧
道等但依聖誠言行道禮誦為國崇福冥益百姓神鬼
護助寧可索頭與頭仍為本願必縱以殘生逼充步甲

者則未知生為何生死為何死積陳此語傍為寒心素
初聞諫重積詞氣厲但張目直視曰異哉值斯人乎何
為心氣太重之壯耶因捨而不問放還本寺後知其屈
詣積陳懺堯素以殺戮無度騁其毒心加又舉意輕凌
雖復當時獲寢而禍作其兆卒為城人薛宗所害但積
性剛勇志決不迴遇逢瞋忿動為魚肉既出家後呵責
本緣挫拉元情轉增和忍歲登耳順此行彌隆習與性
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終于本寺春秋

六十有九初積云疾的無可自知將委告門人曰吾今
七十有五卒今年矣其徒曰師六十九矣何遽辭乎告
曰死生法爾吾不懼也且吾將年七十刺史完吾增為
六歲故其命在旦夕宜深刻勵視吾所行又曰經不聞
乎世實危脆無牢强者去終三日鐘不發聲逝後如舊
衆咸哀歎慕惜罕疇

唐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俗姓樊氏雍州萬年縣人幼
小出家止藍田王效寺事沙門僧和為師和亦鄉族所

推敬奉比聖嘗有人欲害夜往其房見門內猛火騰焰
昇帳遂即追悔和性潔無染人惑弄之密以羊骨水洗
令飲和素不知飲便嘔吐其冥感潛識為若此也誠奉
佩訓勗常誦法華用為恒式法華三昧翹心奉行澡沐
中表溫恭朝夕夢感普賢勸書大教誠曰大乘也所謂
諸佛智慧般若大智誠即入淨行道重觀匠工令書八
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
隱山間谷列棟開簾前對重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

瞰雷霆實奇觀也又竭其精志書寫受持弘文學士張
孝靜者是張瓚父時號銀鉤罕有加勝乃請至山令受
戒潔齋洗淨身口口含香汁身服新衣然靜長途寫經
紙別不盈五十誠倍與直慕令精好靜利其貨竭力寫
之終部以已誠每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墨之間心緣
目覩畧無遺漏故其剋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
入堂中徘徊鼓儛下至經案復上香鑪攝靜住看自然
馴狎久之翔逝來年經了將事興慶鳥又飛來如前馴

擾鳴嗷哀號貞觀初年復畫千佛鳥又飛來登上匠背
營齋供慶日次中時怪其不來誠顧山峯曰鳥既不至
吾不感矣將不嫌諸穢行臘施輕薄致使無徵言已歛
然飛來施環鳴轉入香水中奮迅羽毛浴已便逝前後
呈祥重疊難述誠素善筆工鄉曲知聞山巖惡路經偈
妙辭自寫令誦皆誠筆也又自寫法華正當露地因事
他行忘以收舉忽屬洪雨滂注溝澗走往看之案乾獨
燥餘並流波嘗却偃橫松遂落懸溜未至下澗不覺已

登高岸不損一毛信知經力又青泥坊側有古佛龕周
氏瘞藏今猶未出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既寤往開恰
獲龕像年月積久並悉剝壞就而修理道俗稱善斯並
冥衛之功自誠開發至貞觀十四年夏末日忽感餘疾
自知即世願生兜率索水洗訖又索終輦傍自檢校不
許營厚恰至月末明相將現無故語曰欲來但入未假
絃歌顧侍人曰吾聞諸行無常生滅不住九品往生此
言驗矣今有童子相迎久在門外吾今去世爾等好住

佛有正戒無得有虧後致憂悔也言已出口光明照于
內又聞異香苾芴而至但見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
時年七十有八誠之誦業一夏法華斷五百徧餘日讀
誦兼而行之猶獲兩徧縱有人客要湏與語者非經度
訖不共他言畧計十年之功一萬餘徧

右二驗出
唐高僧傳

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誦法華經訪工書者
一人數倍酌直特為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薰
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外加一竹筒令寫經人每欲

出息輕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殷
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衆講法華經以此尼
經本精定遣人請之尼固辭不與法端責讓之尼不得
已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唯見黃紙了無文字更開餘
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慙懼即送還尼尼悲泣受以香水
洗函沐浴頂戴遶佛行道於七日七夜不暫休息既而
開視文字如故故知抄寫深加潔淨比來無驗只為不

殷

右一驗出
冥報記

神異篇第二十之一

述意部

夫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夸強摧侮慢挫凶銳解塵紛
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竦石參煙則力士潛伏當
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所以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
顯現神竒遙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定而後空靈迹怪
詭莫測其然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
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傳所紀其詳莫

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分兼人便足
高矣若其夸街方伎左道亂時因藥石而高飛藉芳芝
而壽考與天上雞鳴雲中狗吠蛇鶴不死龜蔡千年稱
為是異未可較其聖變也今之集者且錄聲聞三五之
神異若論諸佛菩薩聖德自在不可以言知不可以心
測備列諸篇不局此章矣

勛通部

如大方等大集念佛三昧經云大目連答阿難言憶念

我昔於一時間取此三千大千世界悉內口中其時衆生乃至無有一念驚覺往來想復念我昔在世尊前作師子吼能以須彌內於口中能過一劫若減一劫如是為常復念往昔至於東方住彼等三千世界有一大城名曰寶門於彼有六萬億千家我於彼中一一皆現我身而為說法安住正法爾時阿難念言我昔取一袈裟投置地上時大目連第一上座威神若是既不能取乃至不能舉令離地云何手擎阿難又念我昔居世尊前

作師子吼時諸外道欲共我較隱身說法唯除世尊一
切知見大力菩薩自外所有聲聞弟子乃至外道而問
我隱沒身時住在何處終不能知我身所在爾時大迦
葉答阿難言我念一時在世尊前作師子吼於此三千
大千世界須彌諸山之屬以口一吹能令破散乃至無
有如微塵許其有衆生住彼山者不令損害亦無覺知
如是諸山皆悉滅也我又一時於此大千世界一切大
海河池諸水乃至無量億千那由他百千水聚以口一

吹皆令乾竭而彼衆生不知不覺我又一時在大衆前
作師子吼能於三千大千世界之內以口一吹即令大
火熾然徧滿猶如劫燒終亦不使損一衆生竟不覺知
爾時彌勒文殊諸大菩薩等聞大迦葉作師子吼便化
華聚若湏彌山乃至再三散迦葉上復化作大七寶蓋
住虛空中覆大迦葉頂并覆一切聲聞大衆爾時富樓
那答阿難曰我念昔時有諸衆生應以通化者便為彼
取三千大千世界以手摩之開示彼等當爾之時無一

衆生有驚怕想亦不覺知唯彼衆生應與化者乃見我
手摩此世界又我能取三千世界以手廻轉不以為難
又我能以於世尊前以一指節取此三千世界一切水
聚皆令入我手指節間無一衆生有損減想我又一時
於初夜中以淨天眼觀此大千世界所有無量衆生疑
惑不出是定皆為除疑令彼衆生各作斯念我蒙尊者
獨住我前為我宣說隨機獲益無有滯礙爾時羅睺羅
答阿難曰我念往昔以此三千大千世界諸山之類皆

納一毛孔中我身如本衆生不異我又一時取此大千
世界所有大海河池水聚悉入毛孔我身無損衆生無
害一切水聚各皆如本我又一時此處入禪即於東北
至一佛界佛號難勝現身禮敬已即還此界求栴檀香
還持供佛香氣徧滿皆作無量種種變化爾時須菩提
答阿難曰我念一時入於三昧此大千世界弘廣若斯
置一毛端往來旋轉如陶家輪當爾之時無一衆生有
驚懼心亦不覺知己之何處我又往昔於如來前作師

子吼白言世尊如此大千世界我能以口微氣一吹皆令散滅其中衆生不驚不迫無往來想復於佛前能以大千世界所有衆生皆悉安置一指節端上至有頂還來本處令彼衆生無往返想又念一時宴坐三昧見十方諸佛無量無邊百千世界各有六萬諸佛昔所未見令皆見知以是定心復發神力至須彌頂天帝釋邊撮取一掬梅檀末香徃彼無量諸世界中供養向時爾許如來彼界衆生皆悉明了見我住是閻浮供養承事

降邪部

如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深信三寶常供養佛法衆
僧諸婆羅門外道等皆生嫉妬共相聚集揀選宿舊取
五百人皆誦四韋陀典天文地理無不博達共集議言
阿恕伽王一切盡供養剃髮頭禿人我等宿舊未曾被
問當設何方便使彼意迴有一善祝婆羅門語諸婆羅
門言諸賢但從我後却後七日我當以祝力作魔醯首
羅身飛行至到王宮門汝等皆當步從我後我能使其

大作供養汝等都得諸婆羅門皆共然可到七日頭善
祝婆羅門即自祝身化作魔醯首羅於虛空中飛到王
門頭諸婆羅門亦皆侍從到王門頭遣人白王言虛空
中有魔醯首羅將四百九十九婆羅門從空來下今在
門外餘婆羅門在地而立欲得見王阿恕伽王喚使來
前便喚來入坐於兩廂牀上王言小坐共相問訊即語
之言魔醯首羅何能屈意故來相見欲何所須答言須
飲食即勅厨中擎五百案飲食著前魔醯首羅等皆手

推言我從生已來未曾食如此食阿恕伽王答言先不
約勅不知當食何食魔醯首羅等皆同聲言我之所食
食剃頭禿人阿恕伽王即勅一臣汝往到雞頭末寺語
尊者耶奢王宮內有五百婆羅門一自稱言魔醯首羅
不知為是人為是惡羅刹請問所以願阿闍梨來為我
驅遣使去所使之人是邪見婆羅門弟子到彼衆中情
不稱實如王所言語衆僧作如是言阿恕伽王有五百
婆羅門貌狀似人語似羅刹唯作是言王欲得汝沙門

作食上座耶奢即語維那鳴椎集僧起辭衆僧言我年
以老耄我為衆僧當如此事衆僧安隱護持佛法聽我
使去第二上座言上座不應去我身無所堪能惟我應
去第三者言第二上座不應去正應我去如是轉展乃
至沙彌十六萬八千僧中其最下頭七歲沙彌起至衆
僧中長跪合掌而作是言一切大僧不足擾動我既幼
小不能堪任護持佛法唯願大衆必聽我去上座耶奢
極大歡喜手摩沙彌頭言子汝應合去使人不待即於

先去阿恕伽言頗有來者不使人答言更相推致令次
最下沙彌來王作是言大者羞耻故使小者來使作酬
對阿恕伽王聞沙彌來即出門迎坐此沙彌著御座上
諸婆羅門皆大瞋恚阿恕伽王大不識別我等宿德尚
不起迎為此小兒而自出迎沙彌問王言何以見喚王
時答言此魔醯首羅欲得阿闍梨為食隨阿闍梨欲為
作食不為作食沙彌言我年幼小朝來未食王先施我
食然後我當與彼令食王即勅厨宰擎食來與食一案

食悲皆都盡如是擎五百案食與皆都未足王復勅厨
家言所有餘食盡持擎來與沙彌得食忽爾都盡問言
足未答言未足饑渴如本厨監白王飲食都盡王言庫
中麩脯乾食一切都來儵忽都盡王問言足未答言猶
未足王答言一切飲食悲皆都盡更無有食沙彌言撮
下頭婆羅門將來我欲食之即時噉盡如是悲食四百
九十九婆羅門悲皆令盡唯有魔醯首羅極大驚怖飛
向虛空欲去沙彌即時座上舉手從虛空中撮頭復噉

使盡王即時驚怕見噉諸婆羅門使盡復不噉我以不
沙彌知王心念即語王言王是佛法檀越終無損減慎
莫驚怕即語王言王能共至雞頭末寺不王言阿闍梨
將我上天入地皆當隨從沙彌即時共王到雞頭末寺
王見沙彌朝所食之食諸衆僧等皆分共食所食五百
婆羅門皆剃除鬚髮被著法衣在諸衆僧下行末坐最
初食者最在上座頭魔醯首羅最在行末五百人見王
沙彌極生慙愧我等尚不能與此沙彌共戰何況與諸

大衆而共角力猶如鶴尾俟於鑪炭猶如蚊子與金翅
鳥角飛遲疾猶如小兔共師子王角其威力如此之比
不自度量五百婆羅門心生慙愧得須臾洹道

胎孕部

如雜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波羅
柁國中有山名曰仙山有梵志在彼山住大小便利於
石上後有精氣墮小行處有雌鹿來砥即便有身日月
滿足來至仙人所生一女子端正殊妙唯脚似鹿梵志

取之養育長成梵志事火使火不絕此女宿火小不用
意使令火滅此女恐怖畏梵志瞋有餘梵志離此住處
此女住彼乞火梵志見跡跡有蓮華要此女言遶我舍
七帀當與汝火若去時亦遶七帀莫行本跡異道而還
即如其言取火而去時梵豫國王出行遊獵見彼梵志
遶舍周帀十四重蓮華復見二道有兩行華怪其所以
問梵志言都無水池云何有此妙華彼具答之王尋華
跡至梵志所從索女看見其端正甚適悅意即從梵志

求索此女梵志與王王即立為第二夫人後時有身相
師占言當生千子王太夫人聞已生妬漸作計校恩厚
招喻鹿女左右多與財寶日月滿足便生千葉蓮華欲
生之時太夫人以物縵眼不聽自看捉臭爛馬肺承著
其下取千葉蓮華盛著籃裏擲於河中還為解眼而語
之言看汝所生唯見一段臭爛馬肺王遣人問為生何
物而答王言唯生臭肺太夫人而語王言王喜倒惑此
畜生所生仙人供養生此不祥臭穢之物王太夫人即

便退其夫人之職不復聽見時烏耆延王將諸徒衆從夫人妹女下流遊戲見黃雲蓋從河上流隨水而來王作是念此雲蓋下必有神物遣人往看於黃雲下見有一籃即便接取開而看之見千葉蓮華葉葉有一小兒取之養育以漸長大各有大力烏耆延王歲常貢獻梵豫王集諸獻物遣使欲去諸子問言欲作何等時王答言欲貢獻彼梵豫國王諸子各言若有一子猶望能伏天下使來貢獻况有千子而當獻他千子即時將諸軍

衆降伏諸國次到楚豫國王聞軍至募其國中誰能攘却如此之敵都無有人能攘却者第二夫人來受募言我能却之問言云何得却夫人答言但為我作百丈之臺我坐其上必能攘却作臺已竟夫人在上而坐爾時千子欲舉弓射自然手不能舉夫人語言汝慎莫舉手向父母我是汝母千子問言何以為驗母答子言我若構乳一乳有五百岐各入汝口是汝之母若當不爾非是汝母即時兩手構乳一乳之中有五百岐入千子口

中其餘軍衆無有得者千子降伏向父母懺悔諸子於是和合二國無復怨讐自相勸率以五百子與親父母以五百子與養父母時二國王分閭浮提各畜五百子佛言欲知彼時千子者賢劫千佛是也爾時嫉妬夫人縵他目者文鱗瞽目龍是也爾時父者白淨王是也爾時母者摩耶夫人是也諸比丘白佛言此女有何因緣生鹿腹中足下生華復有何因為王夫人佛言此女過去世時生貧賤家母子二人田中鋤穀見一辟支佛持

鉢乞食母語女言我欲家中取我食分與是快士女言
亦取我分并與母即歸家取母子二人食分來與辟支
佛女取艸採華為之敷艸座散華著上待辟支坐女怪
母遲上一高處遙望其母已見其母而語母言何不急
疾鹿驟而來母既至已嫌母遲故尋作恨言我生在母
邊不如鹿邊生也母即以二分食與辟支佛餘殘母子
共食辟支佛食訖擲鉢著空作十八變時母歡喜即發
誓願使我將來恒生聖子如今聖人以是業緣後生五

百子皆得辟支佛一作養母一作所生母以語母鹿驪
故生鹿腹中脚似鹿甲以採華散辟支佛故跡中一一
華生以數艸故常得為王夫人其母後身作梵豫王其
女後身作蓮華夫人由是業緣後生賢劫千聖以誓願
力常生賢聖諸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分別功德經云
昔有長者名曰善施家有未出嫁女在家向火煖氣入
身遂便有軀父母驚怪請其由狀其女實對不知所以
父母重問加諸杖楚其辭不改遂上聞王王復詰責辭

亦不異許之以死女即稱怨曰天下乃當有無道之王
枉煞無辜我若不良自可保試見枉如是王即檢保如
女所言無他增減語其父母我欲取之母對曰隨意取
之用此死女何為王即內之宮裏隨時贍養日月遂滿
產得一男端正姝妙年遂長大出家得道聰明博達精
進不久得阿羅漢道還度父母又譬喻經云昔有夫妻
二人無子祠祀天神以求係肩神即許之遂便懷妊生
四種物一者梅檀斗盛米二者甘露瓶三者寶囊四者

七節神杖其人歎曰吾求兒子更生餘物便到神所重
求所願神即語言汝欲得子何物稱益答曰子當使令
給養吾等神云食此米升用之無盡甘露蜜瓶食之無
減而消百病珍寶之囊用之無損七節神杖以備凶暴
兒子豈能辦此其人大喜還家試驗如言不虛遂成大
富不可算計國王聞之即遣衆兵欲往攻奪其人擎杖
飛遊擊敵摧破強衆皆悉退散其人歡喜無復憂患

法苑珠林卷三十六

才贊切

瘞埋也

韜土刀切

詭古委切

醯呼雞切

儵式竹切

疾也
舌吮也

攘如羊切

退也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三十七

唐 釋道世 撰

神異篇第二十之餘

雜異部

如譬喻經云昔有大家收穀千斛埋著地中前至春溫
開窖取種了不見穀而有一蟲大如牛莖無有手足亦
無頭目如頑鈍肉主人大小莫不怪之出著平地即問

汝是何等終無可道便以鐵錐刺一處蟲即語曰欲知我者持我著大道傍自當有名我者於是舉著道邊三日之中無能名者次有數百人乘黃馬車衣服侍從皆黃駐車而呼穀賊汝為何在是間答曰吾食人穀故持我著此語極久便辭別去主人問穀賊向者是誰也答言是金寶之精居在此西三百餘步大樹下有百石甕滿中金主人即將數十人往掘即得甕金家室歡喜輦載將歸叩頭向穀賊云今日得金是大神恩寧可留神

共歸更設供養穀賊曰前食君穀不語姓字者欲令君
得自金報今當轉行福於天下不得復住言竟忽然不
見又譬喻經云王舍城東南隅有一汪水城內溝瀆汙
穢屎尿盡趣其中臭不可近有一大蟲生汪水內身長
數丈無有手足而宛轉低仰戲汪水中觀者數千阿難
分衛見而往觀蟲即跳踉波浪動涌具以啟佛佛與諸
比丘共詣池所衆人見佛各各念言今日如來當爲衆
會說蟲本末以釋衆疑不當快乎佛言昔維衛佛泥洹

後時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見大歡喜請
留供養三月衆皆受請寺主盡心供饌無有所遺後五
百商人入海採寶還過塔寺見五百比丘精勤行道並
各發心當設薄供五百商人各捨一珠得五百摩尼珠
以寄寺主囑寺主言曰吾以吾珠供僧比丘言諾即皆
受之後生不善心圖欲獨取不為供衆衆僧問言前賈
客施珠應當設供而發遣耶寺主言是施我耳若欲奪
吾糞可施汝若不時去剽汝手足投於糞坑衆愍其癡

默然各去故知惡祝不可不慎又智度論云佛在世時
有人遠行獨宿空舍夜中有鬼擔一死人來著其前復
有一鬼逐來瞋罵云死人我物汝忽擔來先鬼言是我
物我自持來後鬼言是死人實我擔來二鬼各捉一足
一手爭之前鬼言此間有人可問後鬼即問是死人誰
擔來是人思惟此二鬼力大若實不實俱不免死便語
言前鬼擔來者是後鬼大瞋捉其人手捩出著地前鬼
愍之急取死人一臂附之即著如是兩臂兩腳頭脇舉

身皆易於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拭口而去其人思惟我父母生身眼見二鬼食盡今我此身悉是他空我今定有身耶為無身耶行到佛塔問諸比丘廣說上事諸比丘言從本已來恒自無我但以四大和合故計為我身如汝本身與本無異諸比丘度之為道得阿羅漢果又善信經云有神藥樹名曰摩羅陀祇主厭天下萬毒不得妄行有大神蛇身長一百二十尺蛇行索食有黑頭蟲身長丈五蟲行道中與蛇相逢適欲舉頭前嚙大

蟲蛇聞藥香屈頭欲走蛇身羅藥樹身即中斷分作兩
段頭半生得走尾便臭爛諸毒聞此蛇臭衆惡毒氣皆
悉消滅又智度論云明月摩尼珠多在龍腦中有福衆
生自然得之亦名如意珠常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隨
意皆得得此珠者毒不能害火不能燒或是帝釋所執
金剛與修羅鬪時碎落閻浮提變成此珠又言過去久
遠佛舍利法既滅盡變成此珠以為利益又華嚴經云
大海中有四寶珠一切衆寶皆從之生若無此四珠一

切寶物漸就滅盡諸小龍神不能得見唯娑伽羅龍王
密置深寶藏中此深寶藏有四種名一名衆寶積聚二
名無盡寶藏三名遠熾然四名一切莊嚴聚又大海之
中有四熾然光明大寶一名日藏光明大寶二名離潤
光明大寶三名火珠光明大寶四名究竟無餘光明大
寶若大海中無此四寶四天下金剛圍山乃至非想非
非想處皆悉漂沒日藏光明能變海水為酪離潤光明
能變海酪為酥火珠光明能然海酥究竟無餘光明能

然海酥永盡無餘頌曰

至聖冥運固慮固識神功掩暉賢愚難測善惡共居昇
沈同色對事思悟知之神匿處染不涅遺塵攸息匪伊
力
玄覽敦扇其極省已愚情高慕齊德萬代揚名千齡福

感應緣

畧引十
八驗

晉沙門釋曇邃

晉沙門釋法相

晉沙門釋仕行

晉沙門釋耆域

晉沙門釋佛調

晉沙門釋健陀

晉居士抵世常

宋參軍程德度

齊沙門釋弘明

齊沙門釋法獻

隋沙門釋普安

隋沙門釋法安

隋沙門釋慧侶

唐沙門釋轉明

唐沙門釋賈逸

唐沙門釋法順

唐兗州鄒縣人張忘字

諸傳雜明神異記

晉河陰白馬寺有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
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徧又精達經
旨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
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
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
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
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異至夏竟
神施以白馬一疋白羊五頭絹九十匹呪願畢於是各

絕邃終不知所在

晉越城寺有釋法相姓梁不測何許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石函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救貧民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矣

右二驤出
梁高僧傳

晉沙門仕行者潁川人也姓朱氏氣志方遠識宇沈正

修心直詣榮辱不能動焉時經典未備唯有小品而章句闕畧義致弗顯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至于闐尋求經藏踰歷諸國西域僧徒多小乘學聞仕行求方等諸經咸駭怪不與曰邊人不識正法將多惑亂仕行曰經云千載將末法當東流若疑非佛說請以至誠驗之乃焚柴灌油烟炎方盛仕行捧經涕淚稽顙誓曰若果出金口應宣布漢地諸佛菩薩宜為證明於是投經火中騰燎移景既而一積煨燼文字無毀皮牒若故舉國

欣敬因留供養遣弟子法饒齋送梵本還至陳留浚儀
倉垣諸寺出之凡九十篇二十萬言河南居士竺叔蘭
練解方俗深善法味親共傳譯今放光首品是也仕行
八十乃亡依閣維之火滅經日屍形猶全國人驚異皆
曰若真得道法當毀壞應聲碎散乃歛骨起塔慧志道
人先師相傳釋公亦具載其事也

晉沙門耆域者天竺人也自西域浮海而來將遊關洛
達舊襄陽欲寄載船北渡船人見梵沙門衣服敝陋輕

而不載比船達北岸者域亦上舉船皆驚域前行有兩
虎迎之弭耳掉尾域手摩其頭虎便入草於是南北岸
奔往請問域曰無所應答及去有數百人追之見域徐
行而衆走猶不及惠帝末域至洛陽洛陽道士悉往禮
焉域不為起譯語譏其服章曰汝曹分流佛法不以真
誠但為浮華求供養耳見洛陽宮曰忉利天宮髣髴似
此當以道力成就而生死力為之不亦勤苦乎沙門支
法淵竺法興並年少後至域為起立法淵作禮訖域以

手摩其頭曰好菩薩羊中來見法興入門域大欣笑往迎作禮捉法興手舉箸頭上曰好菩薩從天人中來尚方中有一人廢病數年垂死域往視之謂曰何以墮落生此憂苦下病人於地卧單席上以應器置腹上紵布覆之梵唄三偈訖為梵呪可數千語尋有臭氣滿屋病人曰活矣域令人舉布見應器中如汙泥者病人遂瘥長沙太守滕永文先頗精進時在洛陽兩脚風攣經年域為呪應時得申數日起行滿水寺中有思惟樹先枯

死域向之呪旬日樹還生茂時寺中有竺法行善談論
時以此樂令見域稽首曰已見得道證願當稟法域曰
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度世去法行曰得道者當
授所未聞斯言八歲沙彌亦以之誦非所望於得道者
域笑曰如子之言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人皆知敬
得道者不知行之即自得以我觀之易耳妙當在君豈
愠未聞京師貴賤贈遺衣物以數千億萬悉受之臨去
封而留之唯作幡八百枚以駱駝負之先遣隨估客西

歸天竺又持法興一納袈裟隨身謂法興曰此地方大
為造新之罪可哀如何域發送者數千人於洛陽寺中
中食訖取道人有其日發長安來見域在長安寺中又
域所遣估客及駱駝奴達燉煌河上逢估客弟於天竺
來云近燉煌寺中見域弟子潔登者云於流沙北逢域
言語款曲計其旬日又域發洛陽時也而其所行蓋已
萬里矣

晉沙門佛調不知何國人往來常山積年業尚純朴不

表辭飾時咸以此重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
寺百里兄婦病甚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為
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
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羸可卿兄如常調去後
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
汝何容相見兄弟爭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
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升還恒有餘有人嘗隨
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橫

卧窟前調語曰我奪汝居處有愧如何虎弭耳下山隨者駭懼調自剋亡期遠近悉至乃與訣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欲永存若能盪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衆咸涕流調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終終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問和尚尚在此耶答曰吾常自在耳具問知故消息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

開棺不見其屍

晉犍陀勒不知何國人也嘗遊洛邑周歷數年雖敬其風標而莫能測焉後語人曰此處山中有古塔寺若能修建其福無量衆人許之與俱入山既至唯草木深蕪莫知基朕勒指示曰此是寺基也衆試掘之果得塔下石礎復示講堂僧房井竈開鑿尋求皆如其言於是始疑其異寺既修勒為僧主去洛百里每朝至洛邑赴會聽講竟輒乞油一鉢擎之還寺雖復去來早晚未曾失

中晡之期有人日能行數百里者欲隨而驗之乃與俱此人馳而不及勒顧笑曰汝執吾袈裟可以不倦既持衣後不及移晷便已至寺其人休息數日乃還方悟神人後不知終

晉抵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太康中禁晉人作沙門世常奉法精進潛於宅中起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焉僧衆來者無所辭却有一比丘姿形頑陋衣服塵敝跋涉塗瀆來造世常常出為作禮命奴取水為其

洗足比丘曰世常應自洗我足常曰年老疲瘵以奴自代比丘不聽世常竊罵而去比丘便見神足變身八尺顏容瓌偉飛行而去世常撫膺悔歎自撲泥中時抵家僧尼及行路者五六十人俱得望視見在空中數十丈上了了分明奇芬異氣經月不歇法蘭即名理法師見宗者也有記在後卷傳蘭以語於弟子法階階每說之道俗多聞

宋程德度武昌人父道惠廣州刺史廣為衛軍臨川王

行參軍時在尋陽屋有燕巢夜見屋裏忽然自明有一
小兒從窠而出長可尺餘潔淨分明至度牀前曰君却
後二年當得長生之道儵然而滅得度甚祕異之元嘉
十七年隨王鎮廣陵遇禪師釋道恭因就學禪甚有解
分到十九年春其家武昌空齋忽有殊香芬馥達于衢
路闔境往觀三日乃歇

右六驗出
冥祥記

齊永興栢林寺有釋弘明本姓羸會稽山陰人少出家
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

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感諸天童子以為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日汝是何人答曰昔是此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圖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遜謝求脫云不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迹以齊永明四年卒于栢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齊南海荆山有釋法獻是廣州人始居此寺歲久彫衰
獻率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薇山創寺寺
成後有兩童子携手來歌云藏薇有道德歡樂方未央
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咸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
人來云磬繩斷何不早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申其
手接得無所損後不知所終

隋終南山梗梓谷釋普安姓郭氏雍州北涇陽人也儀
軌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世專崇禪思至于沒齒栖遲

荒險不避狼虎常讀華嚴手不釋卷遵修苦行亡身為
物常遊山野用施禽獸虎豹雖來嗅而不食常懷耿耿
不副情願值周廢教恒共碩德三十餘僧避地終南安
置幽谷自身行乞資給豐足雖被聞徹皆獲免難時有
藹法師避難在義谷杜映世家掘窠藏之安被放還因
過禮覲藹曰安公明解佛法頗未寬多而神志絕倫不
避強禦蓋難及也安曰今蒙脫難乃惟華嚴經力也至
隋文帝創歷佛教大興廣募遣僧依舊安置時梗梓一

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唯安一人習樂山居
守素林壑時行村聚惠益生靈終寢烟霞不接浮俗末
有人於子午虎林兩谷合澗之側鑿龕結庵延而住之
初住龕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遂峻崩下安
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龕窟石遂依言迸避餘所大衆
共怪安曰是華嚴經力也未足異之又於龕東石壁澗
左有索陀者川鄉巨害縱橫非一陰疾安德恒思誅殄
與伴三人持弓挾刃攘臂挽強將欲放箭箭不離弦手

張不息怒眼舌噤立住經宿聲相通振遠近雲會鄉人稽首歸誠請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脫又龕西魏村張暉者夙興惡念以盜為業夜往安所私取佛油龕受五斗背負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性若有所縛不能得動眷屬鄉村同來為謝安曰余不知也蓋華嚴力也語令懺悔扶取油龕如語得脫又龕南張卿者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寫而不出口噤無言即尋歸懺服過而去

又有程郭村程暉和者頗懷信向恒來安所聽受法要
因患身死已經兩宿纏屍於地伺欲棺歛安時先往詣
鄆縣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暉村五里遙
喚程暉和何為不見迎耶連聲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
矣無由迎矣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其至村厲聲
大喚和遂動身傍親乃割所纏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
喚之和即忽起匍匐就安安令屏除棺器覆一筥苓以
當佛坐令和遠旋尋服如故更壽二十年後遇重病來

投乞救安曰放爾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時安風聲
搖逸道俗崇向其側衆也皆來請謁興建福會多有通
感故於昆明池東北白村有老母病卧失音百有餘日
指搗男女思見安形會其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
覺下迎言問起居奄同常日遂失病苦于時聲名更振
村聚齊集欲設大齋大萬村中有田遺生者家徒壁立
而有四女妻著敝布至膝而已四女赤露迺無覆身大
女名華嚴年已二十唯有羸布二尺擬充布施安引村

衆次至其門愍斯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貧煎
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何救周徧求物閱無一物仰
面悲號遂見屋簷一把亂糜用塞明孔挽取抖數得穀
十粒揉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隨喜身既無衣待至夜
暗匍匐而行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遙擲衆中十餘粒米
別奉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困由昔種慳業今得窮報
困苦如是今竭貧行施用希來報作此願已以此十粒
黃米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貧業盡者當願所炊之飯變

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淚而返於是
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色大衆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
拊乃云是因田遺生女之願力也齋會齊率獲粟十斛
尋濟之女辦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爾後聲名重振
弘悟難述安居處雖隱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記者多
周行救贖勸修法義不殺生邑其數不少嘗於龕側村
社縛猪三頭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殺增價
索錢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十倍可以相

與衆各不同更相忿競忽有小兒羊皮裹腹來至社會
助安贖猪既見爭競因從乞酒行飲行儼焜煌旋轉合
社老少眼並失明須臾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
胫肉曰此彼俱肉耳猪食糞穢爾尚噉之况人食米理
至貴也社人聞見一時同放猪既得脫遠安三市以鼻
啄觸若有愛敬故使效之南西五十里內雞猪絕嗣乃
至于今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性多誠信樂讀華嚴一
鉢三衣累紀彌勵開皇八年頻勅入京為皇儲門師長

公主营建靜法復延住寺名雖帝宇常寢巖阿以大業
五年十一月五日終于靜法禪院春秋八十矣

隋東都寶揚道場釋法安姓彭安定鵲孤人少出家在
太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為業麤食敝衣卒于終老到開
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門人以其形質矬陋言笑輕
舉並不為通日立門首喻遣不去試為通之王聞召入
相見如舊更住慧日王所遊履必齋隨從及駕幸泰山
時遇渴乏四顧惟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

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致爾答王力使爾及從王
入磧達于泥海中應遭變怪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
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為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為
弘護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著敝衣乘白驢而來王
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
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馮鷄吻下觀人衆
王又問之答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爾後諸奇不可
廣錄王大業之始帝彌重之威轍王公見皆屈膝常侍

三衛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諸隱逸郭智辯釋志公澄
公杯度一時總萃慧日道場有道藝者二千餘人四事
供給資安為首又於東都為立寶楊道場唯安一衆居
中樹業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春秋九十有
八初將終前告帝曰安亡後百日火起出於宮內彌湏
慎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夜中門閉三院宮人一時火
死帝時不以為怪送柩太白資俸官給然安德潛於內
外同諸侶眠不施枕頸無委曲延頸牀前口出流涎每

有升餘將呈所表各獲靈徵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侶姓陽晉陵曲阿人也靈通幽顯世莫識之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不敢輒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道行過厄沒命救之後往嶺南歸心真諦專釋禪法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虛靜往還自任不拘山世時往揚都偲法師所偲素知道行異禮接足將還山寺請見神力侶云許復何難即從窻中出臂長數十丈解齋熙寺佛殿上額將還房中語偲云

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為耳以大業元年終
于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偁終日以三衣襪
遙擲堂中自云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徒衆好住便還
房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房中白骨一具跏坐牀上就
而撼之鏘然不散

唐西京化度寺釋轉明俗姓鹿氏未詳何許人形服僧
儀貌非弘偉容止淡然色無喜愠以隋大業八年無何
而來居住洛邑告有賊起及至覆檢宗緒莫從帝時感

之未能加罪權令收禁初不測其然至來年六月果逢
梟感作逆驅逼凶醜棄斥東都誅戮極甚方委其言下
勅放之而明雖被拘繫情計如常與諸言議曾無所及會
帝往江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數有五十剋時斬決
明日吾當放此死厄即往獄所假為餉遺面見諸囚告
曰明日車駕當從此過爾等一時大呼云有賊至若問
所由云吾所委當免死矣及至期會便如所告勅乃總
放諸囚然收明入禁便大笑而受都無憂懼于時四方

草竊人不聊生如明言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繫越王踐
阼方蒙釋放雖往還自在而恒居乾陽門內別院供擬
恐其潛逸密遣三衛私防護之及皇唐泰建議軍國謀
猷恒預帷握籌計利害偽鄭世充倍加信奉守衛嚴設
又兼恒度至開明二年即當唐武德三年也明從洛宮
安然而出周圍五重初不見迹審偽都之將敗故西達
京師太武皇帝夙奉音問深知神異特興禮敬勅住化
度寺數引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同契合以其年

八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儼在房中尋下追徵徧國周訪了無所獲有所諮學者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然記諸道俗過未苦樂等報皆有靈驗行至總持顧僧衆曰此寺不久當有血流宜共慎之恰都師法該等私度世充兒孫尋被收錄戮之都市方悔前失追不可及

唐安州沙門賈逸不知何許人隋仁壽初遊于安陸言戲出沒有逾符讖形服改變遊涉不定或緇或素分身諸縣及至推驗方敬其德行迹不輕為無識所恥有方

等寺沙門慧暲學行通博因行遇之以紙五十張施云
法師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所因後有諍起暲被引禁
官司責問列辯而答紙盡事了如符本契徵應所合例
皆如此末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為婚媾此家初許因
往市肆唱令告乞云某家與我婦湏得禮贈廣索錢米
剋日成婚數往彼門揚聲陳唱女家羞恥遂密殺之埋
屍糞下經停三日行遊市上逢人說言被殺之事大業
五年天下清晏逸與諸羣小戲水側或騎橋檻手把弄

之云抑羊頭捩羊頭衆人倚看笑其所作及至江都楊家禍亂咸契前言不知所終

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俗姓杜氏雍州萬年縣人稟性柔和志存儉約京室東阜地號馬頭空岸圻重遽堪為靈窟有因聖寺僧珍禪師本是順受業師珍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撫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白足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土出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不飲既有斯異四方響歸乃以聞

上隋高重之日賜米三升因供常限乃至龕成無為而
死今所謂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覩其事更倍歸依力助
締構勸民設會供限五日臨時倍來供主懼少順曰莫
遮通給千人供足猶有餘剩常有張河江張弘暢家畜
牛馬性本慙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語慈善如有聞
從自後調善更無觸嚙又每年夏中引衆驪山栖靜地
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就地指示令蟲移徙不久
往視恰無蟲矣又順患腫膿潰流逸有敬味之或以帛

拭尋即除愈餘膿發香氣氤氲難比拭帛猶在香氣不
歇又有三原縣人田薩埵者生來患聾兼有張蘇等亦
患瘧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好人永即痊復又有武
功縣僧為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毒龍遂陰
託病僧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饒尋即釋放但
有瘡癰魔邪所惱者歸順皆愈不施呪術福力如是其
不測者謂有陰德所感故使感靈偏敬致言所教多抑
浮詞顯直正理敦實為懷見有樹神廟室多即焚除汎

愛道俗貴賤皆投讚毀兩途開胃莫二似如不知翻作
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漲無人敢度岸復峻
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如行陸地及順上岸水尋還溢
門徒目覩不測其然所感幽通事多非一財帛靡怯通
用無主但服麤敝卒無兼副朝野知委聞徹皇帝引入
內宮崇敬致禮合宮歸仰請受戒法以貞觀十四年都
無疾苦告累門徒生來行法令後承用言訖如常跣趺
坐卒終於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忽有雙鳥

投房悲哀驚切因即坐送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
邑道俗同嗟制伏人馬亘野悲號慟地肉色不變經月
逾鮮安坐三周枯骸不散自終至今恒有異香流注屍
所往者同聞學侶門徒恐有外侵乃藏龕內不懼外竊
四衆良辰赴供彌滿

右八驗出
唐高僧傳

唐兗州鄒縣人姓張忘字曾任縣尉貞觀十六年欲詣
京赴選途經太山因而謁廟祈福廟中府君及夫人并
諸子等皆現形像張時徧禮拜訖至於第四子傍見其

儀容秀美同行五人張獨呪曰但得四郎交遊詩賦舉措一生分畢何用仕宦及行數里忽有數十騎馬揮鞭而至從者云是四郎四郎曰向見兄垂殷故來仰謁因而言曰承兄欲選然今歲不合得官復恐前途將有災難不復湏去也張不從之執別而去行經一百餘里張及同伴夜行被賊刦掠裝具並盡張遂呪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頃四郎車騎畢至驚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賊顛仆迷惑却來本所四郎命人決杖數十其賊胫膊

皆爛已而別去四郎指一大樹兄還之日於此相呼也
是年張果不得官而歸至本期處大呼四郎俄而即至
乃引張云相隨過宅即有飛樓綺觀架迫陵虛雉堞參
差非常壯麗侍衛嚴峻有同王者所居張既入中無何
四郎即云須參府君始可安坐乃引張入經十餘重門
趨走而進至大堂下謁拜而見府君非常偉絕張時戰
懼不敢仰視判官判官事似用朱書字皆極大府君命
侍宣曰汝乃能與我兒交遊深為善道宜停一二日讌

聚隨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別館盛設珍羞海陸畢備
絲竹奏樂歌吹盈耳即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一宿張
至明旦因而遊戲庭序徘徊往來遂窺一院正見其妻
於衆官人前著架而立張還堂中意甚不悅四郎怪問
其故張具言之四郎大驚云不知嫂來此也即自往造
諸司法所其類乃有數十人見四郎來咸走下階並足
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報曰不敢違
命然須白錄事知遂召錄事錄事許諾云仍須夾此案

於衆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斷云此婦女
勘別案內嘗有寫經持齋功德不合即死遂故令歸張
與四郎涕泣而別立頃仍囑張云唯作功德可以益壽
張乘本馬其妻從四郎借馬與妻同歸妻雖精魂事同
平素行欲至家去舍可百步許忽不見張大怖懼走至
家中即逢男女號哭又知己殯張即呼兒女急往發之
開棺見妻忽起即坐赧然笑曰為憶男女忽怪先行於
是已死經六七日而蘇也兗州士人說之云爾

右一驗
出冥報

記

述征記曰桓冲為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異
既陟崇巘有一湖市生桑樹有羣白鵠湖中有敗舩赤
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赤鱗魚張鬚向之使者不敢
飲神異經曰北方荒外有湖方千里平滿無高下有魚
長七八尺形狀如鯉而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為人刺之
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七煮之即熟食之可以愈邪
病臨海記曰郡東北二十五里任曾逸家有一石井自

然天成非人功所造井深四丈常有涌泉大水不溢大旱不竭夏絕香冷冬至甜溫長老相傳云昔有採林人臨溪洗器流失酒杯後出於井中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壙之中樹木為之變視柯偏有折枝是其候也視折枝所向寶在其方凡有金寶常變作積虵見此輩便脫隻履若屐以擲之若溺之即得凡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銅槃盛水著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地鏡圖曰視屋上瓦獨無霜其下有寶藏晏子春秋曰

和氏之璧井里之朴耳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

孔叢子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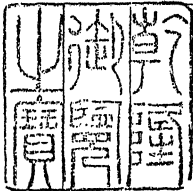
井里之厥又云玉人琢之為天下寶

述異記曰南康雩都縣沿江西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舊傳常有神雞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廻翔長鳴響徹見之輒飛入穴中因號此石為金雞石昔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雞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雞遙見便飛入穴彈丸正著穴上九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間隙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

此崖數里有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食訖船適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
不與仍唾盤上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
入石始知神異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吳
錄曰日南比景縣有火鼠取毛為布燒之而精名火浣
布焉晉陽秋曰有司奏依舊調白總武帝不許搜神記
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
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則獸之毛也魏

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養之氣著之典論刊廟門之外是時西域使人獻火浣布袈裟於是刊滅此論地鏡圖曰山上有韭必有金博物志曰妊娠者不可食薑令兒盈指抱朴子曰山中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山中夜見火光者皆古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旁陰數國有人曰東

極有大人斬木為策短不可杖釣魚為鮮不足充鋪玄
中記曰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千歲之樹精為青羊萬
歲之樹精為牛



法苑珠林卷三十七